



梁君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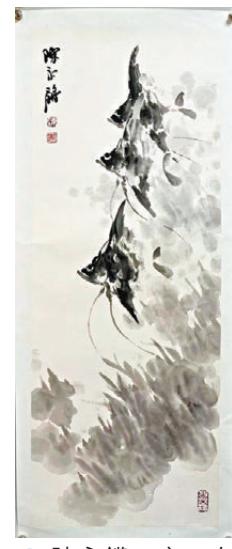
## 左傾取勢

昨日授書法課，專講如何左傾取勢。

蔡邕在《九勢》開篇言：「夫書肇於自然，自然既立，陰陽生焉；陰陽既生，形勢出矣。」「勢」是筆畫、結構間蘊含的運動趨向與力量感。至於取向，沈尹默先生曾精闢指出：「中國書法是自上而下、自右而左的書寫，這種行氣自然形成了一種內在的趨向左上的引力。」這正是「向左取勢」的生理與視覺基礎。

古人豎行書寫，從右至左逐行展開。為保持行氣貫通、筆勢連綿，書寫時常有向右行筆的筆畫（如橫畫）收筆時略帶向左下的出鋒（呼應下一字起筆）。王羲之《書論》云：「每書欲十遲五急，十曲五直，十藏五出，十起五伏，方可謂書。」其中「曲直」「起伏」便包含了方向與勢能的轉換，左傾之勢正是在筆畫的急緩、藏露、起伏中自然生發。

米芾行書更將左傾取勢發揮得淋漓盡致。其字橫畫陡峭右仰，而豎畫或撇捺則果斷向左下拓展，如《苕溪詩帖》中「秋」、「半」等字，左側筆畫舒展放縱，右側則相對收斂，形成強烈的欹側。



●陳永鏘三字，左傾取勢。作者供圖



百家廊

賴春營



趙鵬飛

新年伊始，美國就用綁架別國總統的恐怖主義行徑，給全世界來了一記狠狠的警鐘：叢林法則從未失效，軍事實力碾壓一切國際法。美國的司馬昭之心，世人皆知。委內瑞拉之所以成為目標，核心在於它擁有世界第一的石油儲量。這也揭示了一個無比殘酷的邏輯：如果你擁有巨大的資源，但缺乏保護資源的能力，淪為菜單上的食材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。同樣的道理，放在普通人身身上，美貌加上任何一張牌都是王炸，唯有單出是死局。

對於普羅大眾而言，怎麼平淡地過好這一年，怎麼平凡地過好這一生，才是眼前迫切要面對的事。香港的樓市似乎有企穩的跡象，住宅租金一直在漲，公立醫院收費漲了，交通違例的「牛肉乾」漲了，吸煙罰款漲了，國泰航空燃油附加費漲了，DSE考試費漲了，茶餐廳的餐牌也悄然換上了新的價目表。這一切對於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而言，像是扎在肉裏的倒鉤，隨便扯一處，都會刺得肉痛。張愛玲說，人到中年的男人，時常會覺得孤獨，因為他一睜開眼睛，周圍都是要依靠他的人，卻沒有他可以依靠的人。不止中年男人，中年女人同樣會陷入這樣的孤獨。



姚珏

## 以和為貴 和而不同

新年伊始，多國元首相繼訪華，特

別是韓國總統李在明更是率領200人的龐大經濟代表團訪華，商討創建新合作。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會見李在明總統時強調，中韓兩國長期堅持「以和為貴」「和而不同」，超越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差異，相互成就、共同發展，雙方應延續這一優良傳統。

習近平主席講到的「以和為貴」「和而不同」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重要精神，都出自《論語》。「以和為貴」主張通過禮法的作用保持人和人之間的和諧關係，體現了在中國追求和平、和諧源遠流長。「和而不同」指的是君子能與人和睦相處，但又保持獨立見解，追求多樣性中的和諧統一。這都體現了中國歷來尊重多元發展，和諧共生。

在音樂藝術中更能體會這種文化精神，和諧的音樂就是由不同的音符組成，卻能組成美妙的旋律。去年11月末，我首次在北京國家大劇院參加了「2025世界交響樂北京論壇」，更能體會到「以和為貴」「和而不同」的文化對世界的影響。論壇以「多元融貫·卓越創新」為主題，邀請來自全球五大洲、30餘個國家和地區、190餘家國際藝術機構、300餘位交響樂行業領域代表，匯聚全球行業智慧，共繪交響樂發展新篇章。

我代表香港古典音樂界出席論壇並有幸擔任一個分論壇的主持，出席的都是世界頂級樂團的掌門人，包括世界國際音樂比賽聯盟主席彼得·保羅·凱恩瑞斯、法國廣播愛樂樂團團

長讓·馬克·巴多爾、德國科隆愛樂樂團團長施泰凡·恩勒特、英國皇家愛樂樂團總經理莎拉·巴德韋爾等等。我當時分享了我們香港弦樂團的經驗，我們是所有交響樂團裏面第二年輕的，另外一個樂團在中東迪拜，剛剛成立一年。我分享了怎麼把世界交響樂和自己本土文化以及歷史連接起來。特別有幸也聆聽了很多歷史悠久的頂級樂團分享他們的經驗，讓我們可以了解到更寬更廣的角度，怎麼去更好地發展。不論是音樂交響樂，還是像我們的室內樂，怎麼把一個古老的音樂形式用更創新的方式延續下去，在海內外傳播出去，讓年輕一代能夠更多地入門和喜愛，這也是我們所有樂團追求文化傳承的使命。

我覺得「以和為貴」「和而不同」的文化很重要，就像這次論壇的主題「多元融貫」，既要尊重國際間的文化，促進溝通和理解，更要保持自身的文化優勢，通過多元的分享交流，形成創新的融合，達成目標的突破。我們所提倡的人類命運共同體，從來也不是要求各國選擇同樣的道路，而是要保持世界的多樣性，互相借鑒攜手合作，共同學習創新突破，為人類世界找到更好的發展道路。習近平主席在2026年元旦賀詞中指出，「我們以文化滋養精神家園。」「傳統與現代交融，中華文化綻放更加燦爛的光芒。」當今世界局勢變亂交織，我相信中華傳統優秀文化中「和」的精神，將愈來愈展示出它的活躍生命力和我們的文化自信。



少爺兵

## 一場回憶浮華是非

日前與幾位傳媒友人相約在九龍佐敦道港鐵站包魚」分店，筆者在魚蝦蟹等海鮮類之中最愛食魚。於是一行人走進該食肆，甫踏入店裏立刻看見一個熟悉的身影，就是筆者的一位演藝好友唐麗球（波波）也在，而她身邊竟坐着正是本人頗為欣賞的女星梁琤。她們是應友人之邀來試新菜，由於她們亦不吃辣，所以筆者得以和她們拼桌，當時筆者心想：又咁得咁蹠呀！

唐麗球指在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那年，剛好跟梁琤合演過一部由梁鳳儀製作的電視劇，由於已相隔近30年了，實在記不起其劇名。更因為波波是電視藝人，而梁琤則是影圈裏的女星之一，在波波的印象中梁琤雖是女打星，但說話依然是當年的「陰聲細氣」（溫柔之意），加上樣貌並無改變，縱是前後腳到達食肆，但彼此一眼便認出對方。閒談間，除大家互訴近況外，兩人亦回憶起當年合作的種種趣事，「雞啄唔斷」聊個不亦樂乎！坦白說筆者跟梁琤並無工作上的交集，不過筆者真的曾自掏腰包在戲院購票看過梁琤主演的影片，一部是她和林祖輝合作的，另一部印象較深刻的是講述消防員們在火災中的出生入死橋段。波波回憶道，她和梁琤合作的影片，如果沒有記錯，故事是以描述香港回歸祖國懷抱時期，香港女性的「大變化」。可是在筆者的記憶裏，香港還是「馬照跑，舞照跳」，生活也無什麼大變化。要變的應該是民眾的心態吧！不是嗎？

波波指當年劇集的外景大部分在廣州拍攝，她經常要港穗兩邊走，坐的是「綠皮火車」，需時兩個多小時，當然不及現在的現代化，可能當年仍是青春少艾並不覺得疲累，有工作心情也輕鬆。只是筆者從傳媒的角度，心裏難免有這疑問：「以梁琤的樣貌外形，理應可以扮演更多不同類型的人物角色，為什麼局限在打星這人設？大概如圈中所言，那個年代香港電影圈就缺『女打星』。」事實上，梁琤在內地也有不少觀眾認識，只是梁琤的不爭不搶過於低調的性格，多少亦影響到她的星途，從圈中人口中得知，現時的梁琤早已在深圳定居，若香港有工作或應酬，她還是會深港兩邊走！



●唐麗球（右）與梁琤都是筆者頗為喜歡的演藝人。作者供圖



林爽兒

## 這樣的一生

去年，表弟E還跟我聯絡，相約去探望有點老人癡呆的阿姨，家母的兄弟姐妹就只剩下她。然後，我因為工作而忘記了這個約會，之後又幾乎忘記了另一位長輩入了醫院。就是這樣忙那樣忙，連表弟E的約會也丟在腦後。

過了一段時間，女兒告訴我聯絡不到表舅父，即是我的表弟W，我才醒起要找他，這一次確定找不到他，因為電話號碼已經停止服務，我們開始擔心，擔心是因為他母親兩年前過世之後，不知什麼原因，其家中養的3隻大狗無故死亡，此事相信對他來講又是一次非常大的打擊。所以，我們一家和其他表兄弟姐妹互通消息時，都覺得應該有事發生，但究竟什麼事呢？因為聯絡不上表弟E他們一家三兄弟妹，非常心急。

直至前兩個星期，我終於在微信的朋友圈裏發現W的弟弟的蹤影，我不理是真是假冒昧聯絡他，對方很快回覆，而且對上了一些資料，證實了彼此的身份，我急不及待地問他W的狀況，他含糊地說阿妹已經替他安排好了，我以為W死了他才會這樣說，不過他說找到



## 重慶自由行團

聖誕期間，與家人同遊重慶，親身感受這座山城火熱的旅遊魅力。近年重慶不只吸引一家大小到洪崖洞、長江索道打卡，許多年輕人更湧向「下浩里老街」的文青咖啡館，或到北倉文創區拍照。媒體焦點中的李子壩站「穿樓輕軌」，已成必訪奇觀；而朝天門廣場與來福士商圈，更見國際品牌在此舉辦發布會，風頭漸蓋傳統一線城市。

旅程歸來，卻見網上流傳跟團遊客的不快經歷：所謂高鐵團，5日4夜人均消費約4千元，仍難逃強迫購物、匆忙行程與陌生團友擠迫用膳等問題。我不禁思考：今時今日，我們是否還需這種模式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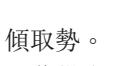
今次我們4個家庭一行16人，選擇自行組團，從珠海直飛重慶。甫抵埗，專屬司機與旅遊巴已候駕，5日行程中，車

## 生活雜記

消委會日前公布交友配對服務投訴個案，一名年薪逾300萬元的40歲女士，向配對公司支付7萬元購買服務，但獲推薦的18名男會員，無一人完全符合她的擇偶條件，因而發起投訴。資深婚介服務人士藉此在媒體上，批判正在尋覓配偶的中年女士，是「嚙沙漠堅持要飲名牌樽裝水」。香港適婚女多男少，確實是長期存在的結構性失衡問題，但因此就呼籲她們降低擇偶標準，並不見得是一件理性的事情。畢竟關起門來過日子，恩恩愛愛、磕磕碰碰、洗洗涮涮，並不是跟誰都是一樣。《父母愛情》裏江德福和安傑一世夫妻為什麼會被人羨慕，老丁和德華的湊湊合合為什麼會讓人感慨，無非在生活切成的典型剖面裏，風風雨雨有滋有味的一輩子，和將就就意難平的一輩子，所體驗的人生全然不同。人終究還是感性動物，在滿足基本生存的物質條件有了之後，如若能在情感上舒心順意，還是值得為之竭力爭取的。《浮生六記》裏，心意相通的沈復和妻子芸娘，能把清苦慘淡的生活，過出雙向探尋美與情趣的精緻愉悦，已是這世間不可多得的典範。更多的生活真相，是一點一點，推高壓在駱駝身上的重量，直至最後一根稻草的出現。

最近，在中美兩國的社交媒體上，中產階級的「斬殺線」成為最熱門的詞。在美國，看似體面的中產人士，在面對失業、疾病、房租、信用評分、保險拒賄諸事，只需被其中一項擊穿，立刻就會淪為無瓦遮頭的流浪漢。其實不只在美國，所有工業文明覆蓋的地方，大抵都是如此。中國因為有廣袤的農村，給了很多人退路。內地知名三農問題專家溫鐵軍，有一個觀點，說中國的鄉村像一個巨大的蓄水池，既為城市化儲備了勞動力，又為生產過剩的時候，提供了軟着陸的緩衝地帶。這亦是將城鄉二元結構有利的一面，發揮到了極致。

老一輩的香港人也有鄉下。初次見面總喜歡問問對方鄉下在哪裏。鄉下是東莞、番禺、南海、順德、鶴山、台山、開平、恩平、潮州、汕頭、揭陽的人特別多。若鄉下是東山、西關，則會被高看一眼，也自覺高人一等。歲月磨平印記，血脈愈傳越淡。現在的人過了三代，就鮮有提及鄉下這個詞，以至於很多人以為日本是鄉下、中國台灣是鄉下，全然不記得祖輩的來時路。當然，這個鄉下已經不是傳統意義的鄉下，而是城市人對於田園牧歌式生活狀態的短暫嚮往之地。



趙鵬飛



趙鵬飛

新年伊始，美國就用綁架別國總統的恐怖主義行徑，給全世界來了一記狠狠的警鐘：叢林法則從未失效，軍事實力碾壓一切國際法。美國的司馬昭之心，世人皆知。委內瑞拉之所以成為目標，核心在於它擁有世界第一的石油儲量。這也揭示了一個無比殘酷的邏輯：如果你擁有巨大的資源，但缺乏保護資源的能力，淪為菜單上的食材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。同樣的道理，放在普通人身身上，美貌加上任何一張牌都是王炸，唯有單出是死局。

對於普羅大眾而言，怎麼平淡地過好這一年，怎麼平凡地過好這一生，才是眼前迫切要面對的事。香港的樓市似乎有企穩的跡象，住宅租金一直在漲，公立醫院收費漲了，交通違例的「牛肉乾」漲了，吸煙罰款漲了，國泰航空燃油附加費漲了，DSE考試費漲了，茶餐廳的餐牌也悄然換上了新的價目表。這一切對於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而言，像是扎在肉裏的倒鉤，隨便扯一處，都會刺得肉痛。張愛玲說，人到中年的男人，時常會覺得孤獨，因為他一睜開眼睛，周圍都是要依靠他的人，卻沒有他可以依靠的人。不止中年男人，中年女人同樣會陷入這樣的孤獨。